

大跃进英雄传

在水库工地上

中共复县县委宣传部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大跃进英雄傳•

在水庫工地上

中共复县县委宣傳部編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在水庫工地上
中共复县县委宣传部編

王秋插图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北平路二段宮商里2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
沈陽七〇一工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32X122毫米·16開印張·25,000字·印數：1—5,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93·593 定價(5)0.12元

去冬今春，辽宁省象全国各地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劳动人民个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天的干劲，改造自然、发明创造。这期间涌现了无数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模范事迹。为了使这些人物、事迹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它促使先进者更加先进，落后者赶上先进。今春在辽阳地区的文化跃进大会上，我们提出了编辑大跃进英雄传的倡议。这倡议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立即变成行动——编写、集稿。

前言

去冬今春，辽宁省象全国各地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劳动人民个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天的干劲，改造自然、发明创造。这期间涌现了无数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模范事迹。为了使这些人物、事迹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它促使先进者更加先进，落后者赶上先进。今春在辽阳地区的文化跃进大会上，我们提出了编辑大跃进英雄传的倡议。这倡议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立即变成行动——编写、集稿。

集稿中，我们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和基层组织，努力做了些工作，但也遇到一些问题。有些人说：“我们的文化低，又不是作家，怎能写文章、编书呢？”也有人强调工作、生产太忙，说挤不出时间来，不能搞，等等。究其实，这就是个迷信的问题。不是作家就不能写文章、编书吗？不是的。新民县的行动，就给这种迷信思想以有力的驳斥。他们首先是县委重视，采取重点访、写，普遍约稿的办法，不仅要写文章，而且要十天编成书。由于他们有这种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果然以十天工夫征集到四十篇稿件，从中选编成“柳河两岸变了样”一书。这就说明，写文章、编书不仅新民县能做，其他县能做，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能做。因为新民县写文章、编书的同志也还都不是作家、“才子”。

迷信必須破除！

如今各地正在繼續行動，我們希望：能動筆的就動筆寫；暫時還不能動筆的也可口述，求別人代寫。要寫自己，也要寫別人。只要我們都能將自己和周圍所出現的先進人物、事迹忠實的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文章。事實證明，只有親身參加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者，才真正有能力寫下這偉大的史詩。因為我們是勞動者，是文化的主人。

遼寧大躍進英雄傳的出版，是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它不僅鼓舞我們更有信心地完成或超額完成躍進規劃，也是我省廣大農工羣眾文化革命的一個行動。我們要大胆地寫、積極地寫。把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業績記錄下來，用以教育自己、教育大家，把這種精神力量變成物質力量，使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遼寧省文化局副局長 王力明

一九五八年六月

目 录

在水庫工地上	芝 步 (1)
孩子媽媽的日日夜夜	刘小石 (8)
鉄姑娘苗淑英	上 工 (17)
好姑娘	于永发 (23)
老組长	王学达 (28)
輸水涵洞	吳东雷 (35)
后 記	(44)

在水庫工地上

芝 乡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西北天空飘浮着朵朵彩云，对面山峰反射出片片金光。八一水庫工地上的竞赛紅旗随风飄蕩着。

永宁乡八一水庫已經开工二十多天了，每天都有一次冲锋。我刚到工地，就听见广播喇叭响了：“民工同志，全体民工同志们，请大家准备好武器，拿出冲天的革命干劲，争取在收工前再多挑几筐土，提前完成我们的光荣任务，为子孙万代謀幸福！现在开始冲锋！”八一水庫的广播室，发出了冲锋号令。七个民工大队的宣传員同时揮旗呐喊。接着，战鼓声、喇叭声、打夯声、上百台的车輪声、滑車声、石炮声……交織在一起，震破了寂靜的天空。挑土的，跑滑車的，开山劈岭的民工們，个个精神振奋，人人干劲冲天，往来运土象飞的一样，脚下的尘土不断地升起。刹时间，工地变成了战場，雨点般的汗珠，从每个人的头上流到脚下。他们一心向往着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全身充满了干劲。

我和几个同志，来到第七大队。这时，从我对面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民工，中等个，臉皮已經被日光晒成赤紅色，一对眼睛現出勇敢而健壯的神情，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紫疤。身上穿的一件短袖白背心，已經被汗水浸成土黃色了。下身穿着一条褪色軍服褲子。他光着脚，挑着四个土籃子，扁担压成弯月形，一边

跑着一边喊：“同志们，冲啊！”他走在挑土大队的最前面，在他的后面，紧跟着一群挑两篮土的青年小伙子。他好象是战场上的指挥员在指挥战斗一样。是凡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要放慢脚步，看看他的干劲，或者互相交头接耳地谈论着：“真是英雄！”

我被这个出色的人物吸引住了，心里在想：这是哪个乡来的民工，他叫什么名字？“啊！同志你来啦！”我正想找人打听一下，忽然被这熟悉的声音惊动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兴隆乡谢家作业区的主任宋先宝同志。我在二年前到过他们的社，所以很熟悉。他这次担当着工地的中队长。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那个挑的多走的快的民工，又从我们跟前走过。“他是谁？”我用手一指，向宋主任问了一声。“他呀，那可了不起，你是搞宣传工作的，这个好汉你真应该给表扬表扬。修委会王伦太主任说过，在水库上要立起修库的英雄纪念碑，我觉得他的名字太应该刻在上面啦！”“根据什么呢？”我问了一句。“他的事迹三天两夜都说不完，来，咱们坐下来我向你简单地介绍一下。”宋主任放下手中的铁锹，坐在土坡上，从口袋里掏出烟袋，一边吸着烟一边讲起来了：

“这个人叫刘延祐，是兴隆乡谢家作业区的社员。他是个复员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到过朝鲜，打过美国鬼子。南征北战，保卫祖国。流血流汗，立过两次功，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你没看见他脖子上的大疤吗？那就是他的光荣记号。”这时从西山上涨洪道处，传来隆隆的石炮声，团团黑烟冲上天空，随着石壁崩裂，块块巨石滚下山坡。宋主任稍停话音，向西山看了一眼，接着说：“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炮火当中滚了多少年，受了千辛万苦，把身板也弄坏了，得了支气管炎病，在军队里虽然治了很久，

但是也沒有全部治好。去年他就从部队复員回乡生产。在社里干活起得早貪得黑，不怕泥不嫌水，样样活計干的都漂亮。他曾經評上两次模范，我們屯子老少沒有不夸奖他的。

“来到八一水庫工地，他听到李政委报告說：‘八一水庫修成后，能灌溉四千六百七十垧旱田，一万亩水田，养魚五十万尾，养鴨两万只……’美丽的远景鼓舞着他。他向领导表示决心，一定要拿出全副精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水庫不修成坚决不罢休。他挑土和别人不一样，专挑大籃子。每天打冲锋时，他就挑四个籃子。說起来还有个笑話，他剛来工地的时候，全乡民工都在一起干活，孔家作业区的女同志給他上歇。籃子已經装得很滿了，他还紧問女同志說：‘上歇还累人嗎？’女同志說：‘不累呀！’‘那么你为什么不给装滿筐呢？’当时把上歇的女同志鬧愣了，誤認為他是說笑話。后来大家知道了他的意思，挑土的队伍来了，首先給他上的滿滿的，讓他先走。挑土的人，也都知道他走的快，看他来了都给讓路。你看，从泥場到大坝足有三百多公尺，一般小伙子每天只挑四十担，他就能挑六十多担。老实說，他挑这六十担能頂普通人一百担的泥土量。全大队沒有不伸大拇指头的，都說他是好样的。”这时工地上的战鼓声、冲锋呐喊声越发緊張起来了，一队队的青年男女，挑着土籃子在我們的身旁，象飞的一样掠过去。“你看，前边穿白背心的那个小伙子他叫刘庆贵，后边是刘庆举、楊德安……这七八个小伙子都是干将，起初他們都不服勁，每天都和刘延祐挑战。可是他們回回都失敗，比量了半个多月，他們才服了。后来咱大队西張作业区，有个最能干的健将叫曲振义，听說刘延祐能干，有神头，他很不服气。有一天，这两个虎将要开擂比武，大家情緒都緊張起来了。有的說：‘曲

振义膀大腰粗，身板硬实，没病没灾，一贯能干。刘延祐在前方受过伤，现在还有点病，一定比不过曲振义。’又有的说：‘刘延祐在朝鲜战场上挖过坑道，追击过敌人，是身经百战的好汉。曲振义是比不了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开了。小伙子们喊出口号：‘咱们也不落后，争取赛过这两个好汉。’从早晨一直赛到傍晚，结果还是刘延祐夺去了红旗，把曲振义比的心服口服，称赞刘延祐确实是英雄好汉。”

宋主任说到这里，笑嘻嘻地搥搥烟袋灰，重新点上烟，继续地说下去：“刘延祐的干劲不是一时半刻的，人家是老牛赶山一个劲地推。别人想叫他上歇稍稍休息休息缓缓气，他百般不肯，从来到工地，一天到黑扁担不离肩。别人不太爱干的活计，或者是别人干不了的工作，他都能干。就拿六月十号来说吧，这天午后，正干活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全队民工都跑回屋里去避雨。可是他还顶着大雨在工地上继续干，把大家扔下来的木夯、土篮子等一样一样地都收拾起来，怕被水给冲走了。你看，这两样东西，就是他从大家的脚窝底下拣来交给我的。”宋主任从口袋里掏出来滑车架子上的两个旧铁锯子。两个锯子头，合在一起不过五寸长，掉在泥土里，真是不容易被人注意的。但是他却能够细心地找到，真是爱护公物的好榜样！工地上的喇叭声越来越响亮，广播室不断发出表扬声：“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干的好，第七大队挑的多走的快，第三大队宣传鼓动工作搞的好。”

宋主任站起来看了看自己的队伍，又继续说下去：“刘延祐不单干活是能手，搞宣传鼓动工作也是个好样的。说起来在工地干活是要比在家干活累，有个别民工吃不得苦想回家，他就讲志愿军在朝鲜怎样吃苦，上甘岭战役是怎样艰巨，有时追击敌人

几天吃不着飯，几宿得不着觉睡。又講社会主义建成以后，是个什么样的好生活，鼓动同志們的干劲。在休息的时候，他常把土篮子往旁边一搁，就开唱，唱完歌就唱評戏，还带走場的，把大家逗的哈哈大笑。其实他是个三十多岁的人，平素話头很少，可是到工地以后，他就变样了，这股干劲不知是从哪来的。他这么一唱不要紧，把我們中队的文娱空气就给鼓动起来了。想家的、怕吃苦的思想都没有影了。

“六月的天气是很热的，午間大家都在大堤頂上吃飯。吃着苞米餅子，再加上火辣辣的日光一晒，真是渴的厉害。刘延祐每天都是早早地把飯吃完，跑到很远的地方挑来水給大家喝。这个活計好象是他每天所分担的一样，不用別人干。方才我說过的那个刘庆貴得了吐血病，他就亲自送飯送菜，問寒問暖的，就象照顧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他家住在一个屯里，离工地能有三、四里路，上下班都得带工具，来回扛真吃力。可是他除扛自己的工具外，每天还帮助林栢春老大爷扛鉄鍬和鍬头。由于他能够团结群众，工作积极带头，修委会第一次評先进工作者的时候，大家异口同音地同意刘延祐为先进工作者。他的胸前挂上了光荣奖章。”这时，宋主任咳嗽了几声，我知道他是累了。

对面的喇叭里，又傳來广播員的喊声：“同志們，大家辛苦了，今天最后的一次冲鋒战斗，胜利結束，希望大家打扫战場——整理好自己使用的工具，回去休息吧！”

七大队的全体民工，看見我和宋主任在談論刘延祐的模范事迹，陸續走来，把我們两个人团团地围在中間。每个被日光晒紅了的臉孔上，都現出笑容。

“刘延祐的模范事迹，一时半刻还說不完，我知道的不够多，



你可問問他們。”宋主任指着大家向我說。

“刘延祜那还了得，人家真是受过党教育的人，在军队里是个好战士，在社里是个好庄稼手，那才是社会主义脑袋瓜！腿跑肿了，脚碰破了也不肯休息，还是一个样地干，真比不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插了这么一句。他这一开头，就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大家都争着向我介绍。

这个说：“人家听党的话，全体民工都能象他这样干，八一水库的工程最低能提前半个月完成！”那个说：“每天下班大家都走了，他还在工地上整理这个，收拾那个，多咱把东西整理好了他才走。”

大家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好吧，时间已经不早了，改日再唠，赶快集合回去休息吧。”宋主任发出了集合口令，大队出发了。我和宋主任也握手分别。我站在堤坝上，看见他们的队伍后面有一个人扛着两张铁锹和一个老年人在一起走着，不用说我就会知道那是刘延祜和眼睛不太好的林栢春老大爷。

全工地的白班民工，排成队从八百公尺长的大坝上，走向四面八方。夜班的民工，兴冲冲地来到工地，他们的夜班战斗就要开始了。

我走出了工地，回头看看八一水库大堤，刘延祜的影子，不知不觉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复员军人，永远在战斗着。

孩子媽媽的日日夜夜

刘小石

亲爱的讀者：这里記載的是辽宁省复县得利寺社的一位平凡妇女，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大干六十天当中的模范事迹。她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美好的社会主义，就是用这样具体、艰苦而又平凡的劳动建設起来的。

离清明节只有十几天了，向阳坡的枯草丛里已經偷偷地染上了草綠色，苹果树的花芽一天比一天肥大起来。按季节來說，已經到了温暖的小阳春了。可是，今年的天气特別怪，白天阳光照得人們暖融融的，許多洼地都成了翻浆道，傍晚时候，却常常刮起透骨的寒风，把淤滿积水和泥濘的水庫工地冻得硬邦邦的。

这是一个月黑头的夜里，四周一片黑暗，屋頂、果树、山岭全被黑暗吞沒了。只有抹过白涂剂的树干还可以模糊地辨認出来。风，拧劲地叫着，电綫发出絲絲的响声。一个女人扛着尖镐在路上急走，她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好象身后有人跟着似的，她害怕地常常回头望望，可是什么也沒看見，只听见自己粗粗的喘气声。她冷丁想：不能有什么坏蛋出来害我呀！不觉头发梢竖起来，渾身起了鷄皮疙瘩。这个从来沒单独走过黑

道的年輕媳婦，越想越害怕，再也不敢往前走了，轉身便往家里跑。

快到家門口的时候，她猛地站住，又埋怨自己說：“胆小鬼，怕什么？現在誰还能把你怎么的！”胆一壮，又轉回身向工地走去。

她靠着自己的記憶，摸索着来到了水庫工地。工地和四周一样黑暗，她走到东南角的木杆下，拧开了电灯，就高高地举起了尖鏟。

土，冻了半尺厚，刨一下崩起来許多小冰碴，只能掉下拳头大的一块冻土。但她还是用力地刨着。冻土拗不过人的意志，土堆还是渐渐地高了。这时她忽然听见一个人跌倒的声音。她吃惊地抬起头，看见远处一个黑影摇晃着。

“誰？”她可嗓子叫。

“我呀！王吉臣。”

“噢！吓我一跳。”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男社員。

王吉臣走到灯光下，擦擦眼睛看看她，惊奇地說：“是你，周福荣！我寻思我是头一个，沒想到你比我来的还早。”

“跃进嘛！”她使劲刨下一个大冻块。王吉臣心里暗暗佩服她，两个人誰也不再說話，一鏟一鏟地紧刨着。

夜，象一个老人似的慢手慢脚地不肯离去，社員們都摸着黑，先后来到了。电灯、瓦斯灯接二連三地亮起来，好象一片灿烂的紅云照在頭頂上。尖鏟声、鉄鍬声、談話声一块响起来。屯子里不知誰家的公雞叫了第一声，人們用劳动的欢笑和喧鬧送走了繁忙的黑夜，迎来了又一个战斗的白天。

太阳照在頭頂上，小伙子們的汗水洶流了，有些人脱掉棉

袄，披着小褂干起来。

工地上的艰苦情形并不比晚上差，整个水库成了烂泥塘，低洼地渗出了一尺深的积水，高地方的水也齐脚脖深，两脚踩下去得费很大劲才能拔出来。从坑内顺着坝埂摆了很多跳板，挑土的人的鞋底把跳板踩的又滑又粘，一不小心就是一个仰面跌。但是，人们还是象穿梭似的上上下下地忙碌着。周福荣穿着布帮胶鞋艰难地在水里趟着、走着，脸上、衣服上沾满了泥巴，土篮子上的烂泥，得常常用铁锹打几下才能掉下来。干了一会她觉得自己的两条腿不太灵活了，好象两个木头桩子。梁国泉队长知道她是军官家属，从部队回来不到一年，没干过重活，便关心地对她说：“你别挑了，换换活，上锹吧。”她笑着对队长说：“这又不是插花绣云子，有什么难干的？不用换。”

上锹的社员看看队长又看看她，低头装了一浅篮土就不装了。

周福荣焦急地喊道：“装啊！”

上锹的社员说：“行了。”就拄着铁锹不动弹。

“快，再装几锹！”周福荣又象命令又象哀告地说，“挑这么点，不是净白跑腿吗？”上锹的人无奈又继续装起来，直到土篮上了尖，周福荣才满意地挑起担子走了。

周福荣从几天的挑泥当中，知道上这样又光又滑的跳板，非得一个冲劲跑上去不可。所以她回过头来，挑起担子别住气，一弯腰飞也似的窜了上去。

坝埂上，一个缠足的老大娘正好给儿子来送饭，看到这样情景两眼出了神，不由地对周福荣喊道：“姑娘，你真够上好样的啦。”周福荣应道：“大娘，这算啥！工地上比我能干的有的是。”

老太太剛想再夸奖几句，周福榮挑起空担子又跑下去了。她只好對身旁一個也是給兒子送飯來的老太太說：“老姊妹，現在的婦女，真是給一個大小伙子也不換哪！”那個老大娘似乎也有同感，她看看對方一雙纏足的和自己這雙放足腳，也感慨地說：“咱們這雙腳不用說挑泥，就是讓咱們在這塊滑溜溜的跳板上走一個來回，恐怕也不敢呢！”說完兩個老太太哈哈地笑起來。

傍晚，工地擴音器里廣播完唱片就開始表揚模範人物。周福榮听着听着，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心劇烈地跳了起來，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好意思。她覺得臉燒的很厉害，好象周圍的人都在看她。于是她挑的更多，走的更快了。一個挑土的年輕婦女用胳膊肘碰了碰她，問：“周福榮，你說現在有几点鐘了？快休息了吧？”

“大概还得一个多鐘頭。”
一听這話，年輕媳婦焦急起來：“哎呀！俺孩子可餓壞了，非鬧不可。”

周福榮安慰她說：“小孩子三、四個鐘頭吃一次奶正相應，不能餓。奶奶哄着哪，能舍得讓孩子哭，你別惦念了。”

年輕媳婦忽然想起周福榮也有孩子，便問道：“你孩子在家裏不鬧嗎？”

“小孩子還能不鬧？她奶奶有耐性，比我哄的都好，這兩天我看還胖了呢。”

年輕媳婦看看她臉上的安詳樣，自己那顆懸着的心也放了下來，又用胳膊肘碰了碰周福榮說：“你敢不敢和我賽一賽？”

“來吧！”